



对全球化的绊磕和全球化对捍卫国家主权及民族文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冲击。当今世界政治的发展也的确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的是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当代民族主义、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从历史考察,近代民族主义早已产生,但民族主义一词直到1884年才出现于社会文本中。今天,民族主义已成为支配现代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之一。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1](第40页)}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人类价值的最高层,这是民族主义的本性。从文化意义而言,民族主义本身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在心理层面上的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体验。同时,把民族主义理解为一组政治理念也是符合逻辑的。从历史上看,这一理念是从受过教育的、高智商的团体传播开来的,对于曾经是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进口的时尚”,^{[2](第86页)}但这丝毫并不降低它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精神动员作用,在本国处于殖民地阶段时,它动员人们为本民族的独立努力奋斗,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旦被激发,就会迸发出宗教般的热情和魅力,人们在其引导下就会赴汤蹈火,勇往直前。在民族国家取得独立后,他们又以民族主义为精神联系纽带,维护主权独立地位、为本国争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推动本国现代化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由初始形态发展到了扩展形态。20世纪上半期英国自治领的独立及发展便深深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下半期以来,特别是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国家主权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国际冲突和动乱的焦点,民族主义似乎有被历史消解之势,但局部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且大都以暴力出现,如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国家之争,长期使英国头疼的北爱尔兰问题等,这些都是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特别是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迷雾散去以后,民族主义的冲突又以非常抢眼的速度冲到历史的前台,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崛起,是对全球化国家危机的反应。从全球范围看,意识形态冲突结束和全球经济进入基本一体化时代,各地的经济利益互相连接,全球大市场日益渗透到各个国家,各个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民族国家,使之在全球化经济和统一的国际市场上越来越不能成为行为的主体,使民族主义失去了依托,但在同时,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后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危机,激化了民族矛盾、种族矛盾,民族主义的冲突普遍爆发,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世界变小但世界各国彼此并没有更接近。自相矛盾的是,当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只有承认我们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决时,民族主义恰恰在这个时候抬起了”^{[3](第349页)}。并且,民族矛盾与种族、宗教的矛盾结合于一起,使国际政治变得异常复杂,大有变幻莫测之感。但是,这似乎一夜之间升腾起来的民族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和强度在全世界铺展开来之际。但当代民族主义的大规模涌起,也在有形或无形地改变或影响着全球化进程。

今天,对全球化一词的熟悉,即便不可说妇孺皆知,也至少为各位学人混熟于口,但对该词的真正理解,特别是与民族主义既有龃龉又有良性互动关系的全球化,就不是人人所能把握的。就其基本含义来看,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与国家之间彼此阻隔的原始闭关状态走向全球化社会的变迁过程,是一种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和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的现实运动。^{[4](第245-246页)}如果从历史眼光来考察这一运动,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使“世界主义”流行,这一运动便开始启动,但全球化真正在较大范围,或说几乎遍及整个世界范围内展开和世界各国真正认识到并进入全球化进程,还是二战以后或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本文无意探讨其历史发展进程,只想把重点放在近几十年全球化开始全面拓展的时代。现在,全球化可以说已经遍及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当代全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全球化在很大意义上是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内强制推行大国规则的一种遍布全球的潮流或运动。在许多人看来,全球化是一种令世界各国欢欣鼓舞的促进全球进步的一剂良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的确如此。但深层考察,我们便会发现它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资本主义各国全力推行全球化的首要和最大目标,是在世界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自



己,赚取财富,并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球各个角落,建立所谓的资本主义优势文化。这种全球化在经济方面加剧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使南北差距加大;在文化领域内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严重受损,很多人失去了精神依托,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难以定位。在把握全球化的强制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毕竟是现代化奔涌向前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那些人为的顽固阻挡只能是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愚蠢行为。我们尽力做的,是让这一进程逐渐走向平等、民主和文明,使之有利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不只对大国有好处。在一定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其二,全球化进程中充溢了太多的霸权行为及不平等关系、不公平规则及秩序。全球化由大国主宰,大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不公平也随之产生,特别是在整个国际社会秩序并不怎样良好的今天,国家利益的纷争仍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有着相当大的比重。即使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和更为理性,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状况也不会改变多少。

二、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对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内涵作一大致的考察之后,我们不难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相互抵触的。民族主义的内核是“个人权利”的思想,这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原动力。^{[5](第5页)}当代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强调他们的“个体价值”,而全球化则更注重全球领域的流通和大国规则的运行,更强调大国的“全球价值”(确切说来是大国价值)。无庸讳言,全球化将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使我们不得不对民族国家这一传统概念所蕴涵的诸如主权的绝对性、排他性、经济的自主与独立等若干问题进行新的审视。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确认主权原则作为国家交往的基本准则以来,主权的不可让渡和民族自决曾被认为是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然而在全球化面前,这一切都必须重新定位,这些都是对民族主义的巨大冲击。同样,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特别是对国家主权观念和国家政府职能的固守,以及强调民族文化的难溶性、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也常使全球化裹足不前。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冲突(如价值趋向、民族精神、宗教信仰等)进一步凸现,使全球化遭到颇多批评,这些都会阻碍全球化的深入。今天,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主要分歧仍是国家主权的可否让渡及文化的是否可溶的问题,这点学界已多有论说,不再赘述。

然而,我们更应看到在当前和未来形势下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

其一,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良性影响。纵观历史,全球化的全面展开是民族主义极力推动的结果,民族主义自近代产生以来,从其发源地欧洲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民族主义参与并纠正了全球化。19世纪的民族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成一系列民族国家,这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拓展,即全球化的最初启动,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钱乘旦先生曾经认为“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化的起点”^{[6](第5页)},而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全球化运动。近代国家体系形成以后,由于把民族国家视为权力合法性、合理性的重要渊源,从而使民族主义成为极具动员能力的意识形态,并产生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殖民主义,不管对其进行怎样的价值判断,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的拓展,对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又牢牢地控制了欧洲各国人民的情绪,并激发他们对实现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热切渴望。加上清教的扩张精神,使全球化迅速的全面铺展开来。但在全球化拓展的同时,不合理和不公正也随之产生。而传播到殖民地和欠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动员本国人民取得独立以后,便展开了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使处于初级阶段的全球化日益理性和公正。当代民族主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切入点是对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和纠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拓展,全球化从最初的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政治色彩越来越浓。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进程决不是全人类牧歌式携手共进的历程,其间充满了风险和不公平。西方把自己的民族制度、价值方式强加给世界各国,来维持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并以自由、民主理念强制推行大国规则并掩盖进程中诸多的不平等。在这一进程中,弱小民族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压抑,民族文化也受到极大冲击,当代民族主义对本国文化的尊重、主权的维护和幼稚工农业的保护,无疑在纠正着全球化中的霸权理念和侵略行径。正如民族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在各文明冲突成为冲突

的主流因素之际,在各个国家腾然而起的民族主义回归的浪潮乃是对几乎遍及全球的强劲、强制西化浪潮的一种回应和必要纠正。民族主义要求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求本国和先进国家相抗衡,尽最大可能的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要求本国国家统一、经济发达、文化发扬和传统维护,抗衡西化,特别是抗衡颇具强制性、丢失民族优良传统的西化。这种要求和呼声是从历史和现实比较中得出的,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最终符合整个世界人民的利益。

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扬使全球化向更公平、更理性的方向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不同文化共存的价值和意义。许多西方学者都已经认识到把整个地球文化变成纯粹的西方类型文化的荒谬性。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多样性丧失之后,任何优势文化(假如有优势文化存在的话)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捍卫民族文化是目前难以抗拒且急待解决的难题,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有利于民族主义。只有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才能使全球化进程得以继续下去并真正向正常的、理性的方向发展,也才使全球化进程表现的富有生机并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民族主义对文化多样性的保存,也使之成为抗衡西方全球化的同化关系的一股强力,从而使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结构。这种张力提醒西方强势文化不要过分张扬其扩张性,同时也告诫发展中国家要用民族主义释放的强大能力来限制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霸权行为。这种张力达到的平衡才会使整个的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也被真正地推向文明和理性的轨道。

其二,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对民族主义的良性影响。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全球化的深入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思路 and 方向。从一般意义上讲,不能说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和领土主权、国家独立、民族利益以及共同的历史、文化风俗等要素联系在一起的。但今天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而兴起的一种思潮。全球化使以前各个互相隔绝的民族互相接触、交流和碰撞,并从中认识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民族意识。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化促成了当代民族主义的勃兴,且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自我认知、自我意识的中介。它不仅从侧面刺激民族主义的觉醒,同时还冲击着民族主义话语(意识形态)中的某些狭隘成分,例如民族主义中包含的极端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不仅不利于全球化,而且也最终会因其封闭性损害本国利益,而全球化浪潮的出现,硬性冲击和改变着此类的狭隘层面,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况且,全球化理念中包含有关关注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即“整个世界的总问题”或“人类的陷阱”,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扩散、恐怖主义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符合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因而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推崇和尊重。另外,全球化使得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成为全球化通行的标准状态,这是对传统国际关系,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进行挑战的同时,更是对整个人类问题的长远关注和对民族主义包含的狭隘国家主义的纠正。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民族主义走向了何去何从的转折点,它是否如历史那样可以重新集结成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不得而知,且与之结合或诉求的政治权力,是尊重还是割舍和平、理性、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观念?全球化旗帜下的自由主义的理念,比其他意识形态更能保证多元、平等、民主、理性、和平的现代文化,当代民族主义是要造就一个真实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还是要根据人类所认同的普遍价值观念,尊重其他的民族共同体。否则,当代民族主义的前途就会暗淡无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浪潮会防止民族主义走向迷途并为其提供指路明灯。

三、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良性互动引向深入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共存的世界,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的大国强制推行特征及全球化浪潮的不可阻挡之势,又要明了民族主义本身的优缺点及其对全球化的巨大贡献,在看到两者分歧的同时更要努力将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向深入。

其一,在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努力使之在更加理性和文明的状态下运行,倡导不同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共赢共存,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垒,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沟通,谋求世界经济的普遍繁荣与世界政治的持久和平。这样,我们才能把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



元化、集中化与分散化、求同性与存异性、全球化与本土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二,民族主义在不同条件下将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作用,如民族主义中某些成分和倾向的过度膨胀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极端民族主义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我们要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改造以不合理的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努力消除或减弱国际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使各民族国家拥有独立的经济主权,这是消除民族主义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在当今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要尊重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合理追求和利益,强势民族国家不能凭借其经济强势攫取过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对弱势民族实行文化霸权,任意推广自己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

其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觉地维护民族文化的完整、发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价值,使政治权力不被侵蚀,是21世纪民族主义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使之成为与西方全球化的同化作用相抗衡的一股强力,从而使在两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结构。这种张力达到的平衡才会全球化得以真正继续下去并向正常的、理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世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会使全球化进程表现的丰富多样和富有生机。

为使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良性互动走向深入,我们一定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强调民族主义的作用时对本民族主权、文化、价值观念的绝对推崇和固守并过分夸大全球化进程的弊端,即心理学上所说的“自恋”情结,这只会导致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并早晚会走向死胡同。另一方面,也要切忌过分强调全球的一体化特征而消解自身的民族认同,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更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不仅会丧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出现众声喧哗而独无我的尴尬局面。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全球性格局下,放弃自己的民族特色文化、优秀文化无异于放弃自己的民族生存权,民族文化的生存权,真正堵塞本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全球化不是谋求某种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上的统一,而是争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共存,所以“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7](第48页)]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保持民族国家主权、民族优秀文化和推进全球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不可偏废一方。

参考文献:

- [1]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2]John Darwin. The Fall of British Empire[M]. London: Macmillan, 1997.
- [3]卡尔·多伊奇. 国际关系分析[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4]张西山.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A]. 俞可平,黄卫平. 全球化的悖论[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45-252.
- [5]尹保云. 论民族主义的发展[J]. 战略与管理,1996,(1): 4-13.
- [6]钱乘旦. 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J]. 历史教学,2001,(2): 5-10.
- [7]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陈 华)